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點

三

特56

152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

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友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友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

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大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

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

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望顏子云爾

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志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公也則

亡每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問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買車以買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以資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當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

以與人而獨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可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

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

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乎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

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堯舜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主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問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者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

閔子騫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音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

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欲其

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獲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

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往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

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誓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嘍嘍五旦反嘍粗俗也傳稱嘍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空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寔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

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貨富在大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責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空善人質美而未

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言諸已

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適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

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季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具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然。夫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親其上死其長
矣。哂微矣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故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昭故其詞益遜

亦爾

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禮諸侯時見曰會

衆頌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對曰鼓瑟希鉦而金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問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

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未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物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祥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天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

去音扶

曰天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

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

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亦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

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與三子者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濼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第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

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己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 顏淵問夫

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氣稊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知是樞機與我出好信誠實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吝已歸物怡出則法不道欲哉訓辭其動箴曰聖人知微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持習與性成聖賢言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徒不能致其法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言尤宜深玩

子曰克己復禮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奉太廟已所

邦魚魯在案魯怨仲弓曰雍雍不

可謂遠也已矣

謂莊蔭反。頰。蘇路及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戩也。謂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湯所謂剝肌以膚。

切近災者也。想其亡之。窮也。毀人者漸漬而不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想其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語而發之。暴也。一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

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嚴而不救。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語。膚受之想。不待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身貴有死。民無信不

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者。到這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言信。可以

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信在民而後言。兵食而後言。信。民

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古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古。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及鞞。皮去毛者也。言虎豹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行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齊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

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

以有若不論其言。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此直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意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

合用吾言三

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盜微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

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

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

子曰齊景公名杵臼魯昭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大經

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揚氏曰君

不知及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幸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

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

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繻奔魯曰使李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

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能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感民則必倦而不

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皆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敗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

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馬於反及為政者民所視

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言名譽者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蓋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違。實也。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

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逐名。有意逐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

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平。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為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問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夫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魯雪之下曰敢問宗德脩慝辨惑

應。吐得友。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

得非宗德與及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

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龜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不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隱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徵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入上如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問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博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博而反

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通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

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

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自選友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再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如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

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

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則疏則自辱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言言考三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

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下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再所知再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轅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

子曰

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以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

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天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未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止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

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 種蔬菜曰圃 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

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想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 專獨也

詩亦入情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之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以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亦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 ○子適衛冉

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

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尊禮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

昔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備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歲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

民醇厚幾致刑措度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

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

事也知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李氏宰朝李氏之私朝也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李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李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李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者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

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者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

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謙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又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真於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昏瞶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言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益月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曰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去聲比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事學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子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

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子曰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嘻曾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之也者吾未嘗見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之也者吾未嘗見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之也者吾未嘗見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之也者吾未嘗見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之也者吾未嘗見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適之也者吾未嘗見也。○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而與之必也在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潔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

曰。人而無禮。不可以作巫醫。善矣。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

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愼其德。或奉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巳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事。不占而巳。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亦不占而巳。亦不占而巳。亦不占而巳。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差忒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

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暴之。何如。子曰。未可也。未如鄉人之

未可也。鄉人皆暴之。何如。子曰。未可也。未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

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所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

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

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

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可

謂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悌。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

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我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我○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

如云期月二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良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

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恥也憲之猶於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告之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

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技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死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精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奚

射其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天子

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古活反羿音

誼泉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宮也泉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與泥又殺羿而代之泉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方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泉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

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
以不與故俟其出而替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天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會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諷訓創之世叔討論

之行入子羽脩飾之車墨子產潤色之

裨諷之友誡時林反裨諷以下四人皆鄭大夫神略也創造也謂造為也葉世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

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逐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

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二百而富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存聞也○子曰貧而

與怨難富而

易去聲處貧難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

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

家臣之長大家執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

氏曰知之弗豫杜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論語卷三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寸知禮樂

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

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

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且笑

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

然乎厭者言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官在不能又子

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

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

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

其奸知而不察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諒意之法也○子曰魯文公欲誦而

不正齊桓公正不誦誦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誦詭也二公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

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誦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天子言此以發其隱○子路

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殺魯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管夷吾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夷吾曰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左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其若匹夫匹婦之為謂也自然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

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乎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

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及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氏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

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一事君三也

○子貢曰魯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興

孔子曰仲叔圍治魯魯稅

斂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興也

仲叔圍即孔文子三人皆衛臣雖

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實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木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主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君請討之

朝音朝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

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善夫

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魯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君自告吳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法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自以君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曾之強臣亦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者

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如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蓋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

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

者用心得朱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濔伯玉使人於

孔子便去聲下同濔伯玉衛大夫名濔孔子名衛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寬其過而求能也使君出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寬其過而猶未能則其君身自當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自

甲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三使乎以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其

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天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重出○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良卦之家辭也○子曰

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言

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為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行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以此○子

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

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感之而發其記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首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也文

小異者屬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章蓋屬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遠千里

億不信抑亦先賢者真是賢乎遠未至而迫之也億表氣而意之切非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也

不遠不德而於人之情為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誠而己然則不遠不德而卒為小人不足觀也

○微生醜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也

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故名也歟名呼夫子而辭其佞蓋有齒德儻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敢為佞也疾回也疾惡也固執也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敬之亦深矣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同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者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

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天子自歎子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知幾是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

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拜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魯諡伯子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李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此以曉景伯。李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公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其次

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擊矣。

子曰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曰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其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

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

入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

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及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

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勉有苦蕢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知己。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蕢蕢之言。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上武丁也。諒陰天

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

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脩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

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及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美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此自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第長而無進焉老而不

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

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

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嘗有與

與平聲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

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再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以揖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